



贺锦斋烈士传略

张 二 牧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贺锦斋烈士传略

张 二 牧

湖南人民出版社

贺锦斋烈士传略

张 二 牧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7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5.5万 印数：1—20,000册 印张：2.25

统一书号：11109·111 定价：0.17元

出版说明

贺锦斋烈士(一九〇一——一九二八年),湖南桑植人。他是贺龙同志的堂弟,我党早期的军事干部。在北伐战争时期,他跟随贺龙同志南北转战;以后,还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和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革命作出了贡献,并写下了许多战斗的诗篇。

本书较为系统地记述了贺锦斋同志战斗的一生。特别是对他那些通俗易懂、热情奔放、并在人民群众中流传较广的诗词,作了比较详尽的引述。这些事迹和诗词,既反映了贺锦斋同志的革命精神和战斗风格,也能使我们受到鼓舞,受到教育,并从中吸取力量,鼓足干劲,为加快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而进行新的长征。

为了尽可能帮助读者了解贺锦斋同志,我们请贺锦斋同志的爱人戴桂香同志写了一篇回忆贺锦斋同志的文章,同贺锦斋同志的长篇叙事诗《澧源歌》一起附录于后。

一九七九年一月

贺锦斋烈士传略

当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喜庆大厅旁边第九号房子，门口写着第一师师长贺锦斋住室。当时，这幢大楼名叫江西大旅社，是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部所在地，大楼的门口，就挂着“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一师司令部”的牌子。

现在，这间小房子的简单陈设，向人们介绍着这位年仅二十六岁的师长参加光辉的南昌起义的战斗经过。在房子的一侧，摆着几张擦得干干净净的椅子；靠窗有一张办公桌，桌上的笔筒里插着毛笔；靠墙则摆着一张床，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它记录着领导南昌起义的周恩来同志和贺龙同志同这位师长促膝谈心，谆谆教诲他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听从党的指挥的经过；也记录着这位师长向党写下保证一定打好向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的誓言；还记录着这位师长在临近起义的庄严时刻，通宵不眠，在房子里踱来踱去，睁大着有神的眼睛，望着大厅壁上那座古式罗马钟，等待着战斗命令的传来……

一

贺锦斋同志，本名文绣，是贺龙同志的堂弟。一九〇一年，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个贫苦教师的家里。

贺锦斋的父亲名叫贺兴楼，是一个穷秀才，擅长书法，会做诗词。但在满清末年，他仕途无望，没能混上一官半职，只好在村里教私塾。他每年的收入很低，不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到了荒月时节，还要赊借告怜，才能艰苦度日。贺锦斋的母亲，是一个勤劳的农村妇女，除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外，还要养猪和帮人磨豆腐，以添些微薄收入来弥补家用。

贺锦斋从小天真活泼，聪明伶俐。六岁便随父亲发蒙读书，不到三年时间，就能背诵许多诗词歌赋。他生活在素有“歌海”之称的澧水源头，有机会接近民间歌手，因此，对乡间流传的优秀民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当乡间的歌手摆“歌台”时，他总要挤在人丛中看热闹，有时还跟着轻轻哼唱。每逢春节到来，他和村里的青少年扮成旦角和丑角，到处演唱花灯，深受大家的欢迎。在生活实践中，他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农村的现实情况，编唱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小调，至今还在许多老人口中流传着。

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形势有了重大的变化。但由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次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被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特别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更大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到处燃起了反袁的熊熊烈火。

一九一六年春，贺龙同志紧跟全国革命潮流，在湘西组织了武装暴动。他率领村里的农民兄弟，用两把菜刀打开芭茅溪的伪盐局，夺取枪枝，组成一支农民武装，举起了反袁的旗帜。

贺锦斋对贺龙同志的革命壮举十分钦佩。他编歌唱道：

桑植有个贺文常，

-
- 贺文常：即贺龙同志本名。

不怕猛虎与豺狼，
星月奔赴芭茅溪，
两把菜刀打胜仗。

贺龙同志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的惊慌。他们一面派兵“围剿”，一面到洪家关捕人，凡姓贺的都要受到牵连。因此，贺锦斋一家也不能幸免。

这时，贺锦斋刚满十四岁。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在洪家关住不下去了，便沿着澧水而上，往山高林密的地方走去。他走呀走，口干了，喝口澧水解渴，肚子饿了，嚼把野菜充饥。到了下午，脚板上打起的血泡破了，流出的血水把草鞋染得殷红。他实在走不动了，便坐在澧水河边，望着奔腾的澧水，作歌唱道：

两眼望着澧源水，
流的穷人血和泪！
请问澧水快回答：
穷人到底有何罪？

是的，穷人到底有什么罪？为什么要受这样的迫害？年幼的贺锦斋是无法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的。

正在这时，沿着河边走来几个挑担子的山货客。他们听到这位少年歌手悲愤的唱词，便问道：“小家伙，你心里有什么辛酸事？”

贺锦斋不敢说出自己家里的遭遇，就指着草鞋上的血迹说：“肚子饿，脚板痛！”

山货客看他可怜，从担子里取出几个包谷粑粑给他，说：“吃吧，吃饱了跟我们走。”

贺锦斋拿着包谷粑粑，边走边啃，跟着山货客来到一个叫仓关峪的小集镇。

这个集镇有百多户人家。其中有一家山货铺，老板名叫饶茂春，是附近几十里有名的大户。这家铺子经营桐油、生漆、药材、茶叶等项山货，货源足，盈利大，生意十分火红。

山货客带着贺锦斋来到店内，见了饶茂春，问道：“饶老板，你不是要招徒弟吗？”

脸上蓄着三络胡子的饶茂春，端坐在铺台子旁边，左手端着光亮的铜水烟袋，右手捏着冒烟的纸枚子，故作热情地答道：“是呀，不过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你们常在外面收山货，给我物色一个嘛！”

“这个小家伙怎么样？”山货客指着贺锦斋说。

饶茂春眯缝着眼睛，对着贺锦斋过细地看了一阵，嘴角上露出一丝嘲弄的笑意，说：“人是长得标标致致，不知手脚干净不？”

贺锦斋一听这话，好象被什么螫了一下，感到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他那倔强的嘴角动了动，眼里射出愤怒的光芒，心想：我情愿到外面流浪去，也不吃你这碗下贱饭。

贺锦斋正要迈步出门，只见饶茂春伸过手来，摸着贺锦斋的头，显得蛮温和似的说：“别走了，到我家干吧，在吃的方面，不会亏待你。”这不要工钱的劳动力，他饶茂春是从来不会往外推的。

几个山货客也从旁劝着贺锦斋。对他说：“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有碗饭吃就不错了，你还要往哪里去？”

贺锦斋看看这举目无亲的荒野小镇，感到自己实在是走投无路。经过山货客的劝说，便决定留了下来。

只管饭的“学徒”生活，也并不是那么好过的。说是当“学徒”，实际上是做杂工。白天，他要烧火做饭，推磨养猪，整天累得精疲力竭，而吃的却是残汤剩饭。尤其是老板娘不好侍候，给她带小孩，

洗尿片，稍不顺心，就要挨打受骂。

晚上，他就睡在山货仓库的木楼子上，替老板看守山货，而盖的只是一床又破又烂的被子。有时，他望着外面冰凉的月色，想着自己牛马般的生活，心里十分忧伤。这苦日子要什么时候才能过完呢？他越想越辛酸，情不自禁地低声唱起山歌来：

我当学徒真心寒，
夜夜睡的硬床板，
身上穿的破筋筋，
餐餐吃的冷现饭。

他常常这样唱着，歌声凄凉悲愤，引起了老板的注意。有一天晚上，他刚唱了两句，老板突然来到楼上，用手指般粗的竹条子，恶狠狠地在身上、头上抽打起来。老板一边打，一边骂：“一天三餐饭没少你的，你还唱这样刻薄的山歌子来挖苦老子！”

贺锦斋经常挨打，还不仅因为他用山歌控诉老板的虐待，还在于他对顾客泄露老板用非法手段牟取暴利的奸诈行径。

有一次，有几位山货客来到店里，老板收购他们的山货时，又把那杆专门收山货用的大秤拿了出来，而把另一杆卖出山货时用的的小秤藏在一边不用。贺锦斋心里非常气愤，便把其中奥妙悄悄地告诉了这些山货客。于是，这些山货客互相串连起来，同老板讲理，坚持要用另一杆秤，否则，就把山货挑走，不再来往，迫使老板不得不把那杆大秤收了起来。事后，当老板知道这又是贺锦斋做的“好事”，又用楠竹条子把他狠狠地抽打了一顿。

楠竹条子抽在身上，阶级仇恨刻在心上。贺锦斋象在热锅里煮，火坑里熬一样地，在山货铺里过日子。好不容易熬到一九一九年，他

的个子长高了，力气也增大了，便决心离开这个山货店，另找自己的出路。

可是往哪里去呢？

当时，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虽然到处风起云涌，蓬勃发展，但偏居一隅的桑植县，却仍是死水一潭。到处豺狼虎豹横行，穷人受害遭殃。贺锦斋感到往哪里去也没有立足之地。

恰在这时，乡间传来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贺龙带着队伍从远方打回来了！

贺锦斋十分兴奋，急忙把自己的衣服收拾好，捆在一个小包袱里，对老板说：“我在你铺子里干了将近三年，没过一天好日子，对不起，我今天要走了。”

“走？你往哪里去？”老板很惊愕。

“找贺龙去！”贺锦斋理直气壮地回答。

听说贺锦斋要去找贺龙，老板的脸色马上变得温和起来，好象要送走亲戚一样，又是挽留，又是送礼，亲热得不得了。贺锦斋没理这一套，背起小包袱，昂首走出了山货铺。

滔滔澧水，奔流不息。贺锦斋踏着坎坷不平的山路，沿着澧水向洪家关走去。

三年的学徒生活，使他更懂得了人世间穷人的辛酸，富人的狠毒。他有时候也想到要铲除这种不平，但又毫无办法。现在好了，贺龙带着队伍回来了，或许有我们穷人的活路了。他想着这些，不由加快了脚步，兴致勃勃地回到了洪家关。

洪家关，贺锦斋从小生活和熟悉的家乡，仅仅离开三年，现在却显得满目凄凉了！全村到处是断垣残壁，瓦砾灰烬。乡亲们东逃西散，远走他乡。一些硬着头皮留在村里的人，也被反动当局和地

方豪绅整得九死一生。有五、六个所谓与贺龙有直接牵连的人，还遭到了反动派的残酷屠杀。贺锦斋有个远房嫂子，原以为自己是个妇道人家，留在村里没关系，所以没有走。没有想到反动派还是抓住她，在她身上砍了六刀，然后又把她丢在水田里，一直等到敌人走后，乡亲们才把她从水田里救起来……

贺锦斋看到洪家关被敌人摧残得十室九空的景况，听到乡亲们血泪斑斑的控诉，气愤得把牙关咬得紧紧的。他找到贺龙说：“常哥，这是什么世道呀！我随你扛枪去，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与反动派拚个你死我活！”

贺龙见他长得单单瘦瘦，文文静静，怕他过不惯部队的艰苦生活，便亲切地对他说：“我这部队是专为穷人打天下的，要能吃大苦，耐大劳才行啊！”

“正因为这样，我才跟你当兵嘛！”

贺龙想了想，笑着说：“那好，等我同你父母亲商量好了再说。”

贺龙特地向贺锦斋的父母征求了意见。

在那动乱的年代，做父母的要让儿子去当兵，确实有点不放心。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因为你不拿起武装同那些豺狼虎豹拚，总有一天你要被它们吃掉。贺兴楼深怀感激地对贺龙说：“锦斋年轻不懂事，在家里又生活不下去，你带在身边教育吧！”

贺锦斋抱着当兵干革命的强烈愿望，参加了贺龙的队伍。

部队的生活条件，虽说比较艰苦，但比在山货铺里自由多了。贺锦斋除了积极参加军事操练外，一有空余时间，就找些书报杂志来看。有时还学做一些诗词，抒发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满腔豪情。

贺龙自己读书不多，吃过没文化的苦头，见堂弟如此勤奋学习，心里十分高兴。有一次，他把贺锦斋叫到跟前，问道：“你想不想去

读书？”

“当然想嘛！”贺锦斋一面说着，一面把自己学做的一些诗词拿出来，念给贺龙听。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黑夜茫茫风雨狂，
跟随常兄赴疆场，
流血身死何所惧，
刀剑丛中斩豺狼！

这是多么有气魄的诗句啊！贺锦斋小时候跟着父亲读书，虽然能背诵一些旧体诗词，但并没有读懂。后来，由于他对生活有了更多的阅历，又能从民歌中吸取一些营养，所以，他写起诗来才比较自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求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就行。由于他的诗词都是他内心感情的真实反映，所以读起来使人感到气势磅礴，热情奔放。

贺龙听他念完了诗，也感到他有那么一股为中华民族献身的革命气概，这是青年人较难得的崇高品质。便决定把他送到学校里去进一步深造。

当时，长沙兴办了一所武备学堂，专门培训年轻军官。贺龙通过一个朋友为贺锦斋作保荐，送他去武备学堂学习。临走时，贺龙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们要为穷人打天下，没有本事不行。你到省城后，要好好学习，不要忘了自己是穷苦人家出身的孩子。”

贺锦斋点了点头说：“常哥放心，你的话，我记在心上就是了。”

他拿了贺龙资助的盘费，又特地做了件长衫，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青年学生样子，然后肩背行李，手拿纸伞，翻山越岭，往长沙走去。

可当他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长沙，找到地址，高高兴兴来到学堂门口的时候，不由楞住了。原来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由于时局动乱，学校停办。

贺锦斋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他向守门的老头问道：学堂为什么要停办？

守门的老头睁大眼睛，摇着头说：“我也说不清。我只晓得帝国主义支持军阀打仗，打来打去，把个长沙闹得鸡犬不宁，哪里还能办学堂？”

贺锦斋的满腔希望落空了，心里感到沉甸甸的。他只好离开学堂门，拖着沉重的脚步，往旅馆走去。他一边走，一边想，该怎么办？

他这个出身在湘西偏僻农村的青年，初次来到长沙，虽然一切都使他感到陌生，但使他印象最深的，是这个表面繁华的城市，也跟贫困的乡村一样，到处是穷人的血和泪。有一次，他正在街上走着，突然听到后面的汽车“嘟嘟”地叫了几声，随着就是一阵喧哗骚动。他急忙扭头一看，只见一个衣服破烂的乡下人被汽车压死，倒在血泊里。汽车停了下来，从窗口伸出一个高鼻子、黄头发的脑袋，对尸体膘了一眼，只伸了伸舌头，接着开动汽车，扬长而去。贺锦斋和许多围观的人一样，捏着拳头，把愤怒的目光投向汽车开去的方向。

贺锦斋过去只觉得乡下的地主老财可恶，现在又觉得洋人在中国的横行霸道更可恶。他经常思索着：要用什么办法才能把这些可恶的东西统统除掉？！

有位好心的旅客见他心事重重，整天愁眉苦脸的，便问道：“年轻人，你碰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

贺锦斋把武备学堂停办，上学不成的事告诉了这位旅客。

这位旅客给他出主意说：“武备学堂停办了，你还可以报考其他的学堂嘛！”

于是，贺锦斋又继续打听是否有招考的学堂，结果都使他失望。一是有几所学校虽要招生，但都要经过考试才能入学，他这个只读了几年私塾的乡村青年，连阿拉伯数字也不认识，是否能考得上呢？二是听说有的学校只要有人保荐也可以入学，但他在长沙举目无亲，又有谁会保荐他呢？更使他不满意的是，这些学校，都不是学军事的，跟贺龙派他来长求学的要求不符，即使进了学校，也没多大意思。他想来想去，认为武备学堂进不成，还不如回去跟贺龙扛枪为好。

贺锦斋这次来到长沙，虽没有入学，却增长了不少见识。他利用一切时间，不是在街头听人演讲，就是阅读有关进步书刊，尽量吸取自己过去闻所未闻的新思想，熟悉自己从来没有见到的新事物。例如：孔夫子在乡下私塾里是被当作圣人供奉的，而长沙却有人公开喊出要“打倒孔家店”。这时，他才知道孔夫子并不是什么圣人，而是维护封建腐朽思想的一个象征，而中国的许多事情，现在已经到了要切实切实改革的时候了。

贺锦斋就这样在长沙呆了一段时间，身上带的盘费不多了，便决定回桑植。这年十月，当他回到桑植时，听说贺龙的部队已开往沅陵去了，他只在家里停了一晚，第二天清早就动身去沅陵。他走了一个星期，终于在泸溪县의浦市见到了贺龙。他把长沙的情况向贺龙作了汇报，最后说：“长沙是洋鬼子和有钱人的天下，我这个乡下土包子在那里是吃不开的！”

贺龙笑了笑，对他说：“你这次虽然没进学堂，能增长一些见识也是好的。以后就在部队里干吧！”

从此，贺锦斋便一直没有离开过部队。

二

贺锦斋在贺龙的队伍里，做事认真负责，学习勤勉肯钻，行军吃苦耐劳，打仗顽强勇敢，深得贺龙的器重。他在贺龙同志身边当了一段时间的卫士之后，就被调去连队当司务长。

要当好连队的司务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对参加部队不久的年轻的贺锦斋来说，更是一个考验。

贺锦斋来到连队以后，把司务长的工作干得非常出色。他不但深入实际，掌握情况，想方设法，把士兵们的生活调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克己奉公，铁面无私，敢于同那些损害集体利益的错误行为作斗争。

有一次，部队开到桃源，给养员在街上买了两担鲜藕回来，并向贺锦斋“交清”了账。没隔好久，就有两个老百姓来到连队，哭哭啼啼要藕钱，说是有位老总买了藕没给钱。

这是怎么回事呢？贺锦斋找来给养员问情况，原来菜金被给养员邀几个朋友进馆子吃光了。贺锦斋非常生气，一面严厉批评他，一面掏钱把藕钱付清。事后，他还呈报上级批准，给这个给养员以应有的处分。

贺锦斋就是这样一丝不苟地工作着。他严格要求别人，更严格要求自己。他除了亲自管钱管账以外，还处处以身作则，经常帮助伙房挑水、烧火、淘米、洗菜，同炊事人员一起积极工作，尽量把伙食办好，深受士兵们的拥护和称赞。

贺锦斋在部队的进步很快，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爱学习。他常常背着各种书籍行军，一有空就坐下来看书。因此，他的背包总是比别人的要大些和重些。

有次连长打开了他的背包，看到里面装的大都是书，非常生气，一边扔，一边说：“一个当兵人，生活在枪林弹雨中，吃了早饭，还不晓得能不能吃晚饭，背这些东西干啥？”

贺锦斋把书一本一本捡起来，诚恳地对连长说：“我自从当兵后，一是爱枪，二是爱书。爱枪固然是当兵的本分，但爱看书也是一件好事。多学点知识，特别是多学点军事知识，对于带好兵，打好仗，是很重要的！如果不学习，怎么进步呢？所以，我宁可自己辛苦一些，也不愿把这些书本扔掉。因为它对我有帮助。”

贺锦斋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使连长也深受感动，答应让他背着书行军。

不久，贺锦斋被调去当了排长。这是他担任军事干部的第一次尝试。他当排长，除了狠抓训练，坚持和士兵们同甘共苦，勤学苦练外，还特别注意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把自己从书本上学到的时事知识，经常向士兵宣传；有时还讲些要爱祖国、爱人民，要反对强暴势力的朴素道理，用爱国主义思想武装士兵的头脑，帮助士兵明确当兵打仗的意义。因此，他这个排的士气高，团结好，战斗力也很强，每次战斗都打得十分出色，被连队誉为“小老虎排”。

由于贺锦斋好学肯钻，积极上进，遇事果断，善于带兵，再加上实际战斗的锻炼和考验，他的军事才能一天天显露出来。不久，他被提拔当了连长，接着又当了营长。

一九二五年夏天，贺龙的队伍从常德、澧县一带开往湘西，途经永顺县的高峰坡时，与北洋军阀部队在湖南的叶开鑫师遭遇。贺锦斋率营居险扼守，顽强战斗，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由于这次作战有功，他被提升为团长。这时，他年仅二十四岁。

贺锦斋军事领导职务的提高，军事指挥才干的长进，并没有使他感到满足。相反，他的胸怀更宽了，想的是天下国家的大事；他

的眼光更远了，找的是救国救民的真理。因此，他对一些进步刊物与书籍非常注意。一发现这些书刊，就要找来阅读，从中吸取进步思想，作为推动自己前进的动力。

不久，贺龙部队奉命驻防贵州铜仁，司令部设在一家姓周的院子里。

一天，贺锦斋到司令部来找贺龙时，看到贺龙正坐在房子里看一本小册子。他要过来一看，原来这本小册子是黄埔军校政治部印的，里面汇集了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等人的文章和讲话。他兴奋极了，一边读，一边对贺龙说：“常哥，你从哪里弄来这些好资料？”

“周逸群寄回来的。”贺龙微笑着回答。

“周逸群？他是什么人？”

“他是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主席。这个军人联合会，是由著名的共产党人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我们现在住的这个院子，就是他的家。”贺龙同志环顾一下房里的陈设，接着说：“看来他家里是个大财主，但听说他从小就与众不同，勤勉好学，仗义疏财，而现在还参加了共产党。这些小册子，就是他从广东给家乡的亲戚朋友寄来的。”

为了更好的看到这类有着丰富政治内容的小册子，贺锦斋走访了周逸群的一些亲戚朋友，一面借书，一面了解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情况。

原来，周恩来同志从欧洲回国后，正赶上国共合作，由党派遣他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是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主要负责人。他在那里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并以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骨干，建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出版了会刊《中国军人》，用以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政治主张，团结教育广大革命军人。后来，在